

# 鄉村運動周刊

第六十期

每星期一出版 全年五十期  
 編輯者 鄉村運動周刊社  
 發行者 公竹川 蕭克木  
 主編人 齊南檢察司街四一號  
 總經理處 鄉村書店  
 定零售每冊二分半 訂閱全年五十冊國內一元 國外三元五角

## 爲黃種人請命

克木

### 小言

一九一四的歐洲大戰，可以說是白種人自相殘殺，在戰敗國固然創鉅痛深，在戰勝國又何嘗不是百孔千瘡！有了這次深刻慘痛的教訓，所以這二十年來在白種族間儘管常有爆炸的火星，而終能相忍相安。吾人橫覽六合，其生息繁庶，文化高明者，白種人外就是黃種人；而中國與日本又是黃種族國中之兩大台柱，這兩個民族的休咎幾乎就是整個黃種人的否泰。自「九一八」以來，六年之間，中日兩國雖常有局部衝突，而迄未演成規模戰爭者，我想，就是兩國庸衆不甘自殘的心理

的勝利。最近日本軍隊在蘆溝橋一帶的行動，很有成爲兩大黃種族國百年浩劫的危險。吾人對於事態惡化到何種程度，真是不堪設想。吾人所悲恐的，不是單方面的國土破碎，國民傷亡，而是同種同文的兩大族國的兩敗俱傷。吾人相信：日本最大多數庸衆必不願中日兩國相殘，而對於他們國內少數野心軍閥之猖狂必有所以警惕之。吾人希望：兩國庸衆不甘自殘的心理終究可以得到勝利。歐戰很可以作我們的「殷鑒」，如果一定要在白種人自殺之後，再演一齣黃種人相殘的悲劇，實在太沒理性了。吾人不願戰爭，非有所矜惜恐懼也，同是黃種人，不能不爲黃種人請命耳！

### 本期目錄

- 爲黃種人請命……………克木
- 非常時期國民應有的態度……………敬梓
- 我們如何抗敵……………梁漱溟
- 從講國恥史略見到的民衆……………
- 潛力……………徐洋聲
- 江蘇省農民銀行參觀記……………李炳彝
- 當塗農村的一斑……………沈汝敏
- 時事述要……………
- 社員介紹……………



## 非常時期國民應有的態度

敬 梓

自從八號上午在蘆溝橋演習的日本軍隊突向國軍開放其又一度經略的一砲之後

，幾天來的事態越趨嚴重，大有成爲東亞浩劫的可能；這裡所謂非常時期，就是指這行將來到的不可避免的抗戰期說的。

我們固然酷愛和平，並且直到現在還祈禱着和平；但是，爲要自衛自存就不能不準備作悲壯的抗戰，而且，我們所要求的和平，恐怕也要經過犧牲，才能換來，才能奠定。我們要善處這非常時期，實踐這艱鉅使命，就得秉持如下所述的態度：

## 專 載

## 我們如何抗敵

——六月十三日在成都省黨部演講——

今天講的題目，是「我們如何抗敵」。

我爲甚麼要講這個題目？因爲有些朋友，以爲我們作的鄉村工作，不能應付現在的國際問題，認爲鄉村建設工作雖好，緩不

一、信任政府 近年來我們的政府，上自中央的最高當局，下至各省的地方長官，無不公忠體國，已爲國人所有目共睹。

當此非常時期，我們更要絕對信任政府；信任她有最後犧牲的決心；信任她有迅赴事機的準備。

二、放棄個人自由 民族國家的自由大過個人的自由，這是千萬要記着的一句話。當着爲民族國家爭自由而抗戰的非常時期，國民平日所享受慣了的自由，在必要的時候都得放棄。例如歐戰時期許多國家

的人民，其每日食量都受限制，即其明證。

三、消泯不同意見 在平時國民與政府，國民與國民之間，總不免有些分歧的意見，但到了非常時期，則應集中力量於一致對外，而把平日一切爭執概行擱置不談。

四、不慌不亂 國人每遇外患，輒易自亂，如搬家，抬高物價等。須知戰事的勝利，多靠社會的秩序，我們切忌自己慌亂，我們需要絕對鎮定。

五、有財者輸財有力者出力 戰事擴大之後需要財力人力之接濟甚大，單靠政府平日所儲備者大概是不夠的。全體國民應該自告奮勇，有財者輸財，有力者出力。

梁漱溟先生講 蕭仲泉速記

濟急。這就是說現在我們國際環境很緊迫，要怎樣才能應付這個環境是我們現在要研究的，感覺得鄉村建設工作來得很緩，不是現在的要緊工作，有朋友這樣的說。

我覺得不然，我想說明我們作鄉村工作，不但是根本的工作，還是積極救亡的工作，眼前抗敵，非此不可，所以用「我們如何抗敵」這個題目。我們現在就從抗敵

問題說起，我們如何抗敵？努力講國防嗎？修軍備嗎？似乎應當講國防，修軍備，但實際恐怕不是這樣一回事，我不是軍事家，不能來討論這個問題，可是我也知道一個大概，我們的國防是很薄弱的，不但海防不能講，連內河也受外國人的威脅，至於從事整頓軍備，一定要建立重工業，創造機器，雖然我們聽說中央對於國防軍備，重工業都在那裏作功夫，這也大概是實在的，不過明明不可靠，因為相差得太遠，就是在講求，極力在講求，都沒有法子跟上人家。我們知道造軍器主要的機器是發動機，這個發動機，我們自己不能造。近幾年來日本不敢與蘇聯作戰，聽說就是發動機的生產不及蘇聯，大概日本每年只能造出三千架發動機，而蘇聯每年能夠造成一萬五千架，這種情形，中國恐怕根本說不上，雖然聽說中央極力想辦法，恐怕距希望尚遠。我想在國防上講求，軍備上講求，恐怕不是好的路子，不是真正知己知彼的辦法，似乎我們應當在種種的短處當中選擇那種勉強可能走的範圍以內的路子來努力，選擇我們可以走的路子，這

個路子怎樣來選擇哩？這個時局怎麼辦呢？就我們想到的，就是根本要抗敵的恐怕是有兩個原則現在我們應當採擇的。一個原則我們要靠現在有限的兵力，恐怕是不行的。現在我們中國的常備軍雖是很多，但是行的募兵制，除了常備軍之外，便無其他，以這個有限的兵力，恐怕不能抵抗敵人徵兵制下無限的兵力，大概我們有限的兵力，不難在短期內被人家摧壞乾淨，這是很明白的。我們抗敵，一定不能靠有限的兵力而要靠無限的兵力，我想是這樣。這是一個原則。

還有一個原則，恐怕我們不能在很痛快的來摧敵這上面設法，這樣恐怕不是我們所能做到的。恐怕要在怎樣持久陸陸續續不斷的抗戰這裏來要求，來希望最後的勝利，這彷彿是軍事家所謂的消極戰。假定要想抗敵，能够得到勝利的時候，恐怕要走這個路子，我們希望我們能夠持久，如果他不能夠持久，他的兵力，雖然是很強，但是整個的國力還是有限，而且社會內部矛盾很嚴重，支持很久的時候，或者支持不了，社會內部發生問題，我們推

想，如果我們抗敵要能夠勝利，恐怕只有靠支持很久才能得到，決不是主力戰能夠得到勝利的，主力戰簡直不能作，這是粗略的說，我們對軍事不十分清楚，我們想不到的，恐怕是如此。歸結下來，一個原則我們不靠有限的兵力，我們要靠無限的兵力。一個原則，我們摧敗敵人，要能夠支持長久，希望我們能夠支持長久，而他不能夠支持長久。我再深刻的來說這兩個原則，我們常常想到恐怕是我們沒有法子抗敵，我們只能夠在被敵人毀滅的時候，讓他毀滅，希望不久能恢復，這個就是很好的。在毀滅我們的時候，我們雖然被毀滅了，而不久能夠恢復，你能够毀滅，而我能够恢復，這個恐怕就是最好的。因為敵人很強我們想要不被敵人毀滅，恐怕是很難，所以我們想到只有聽他毀滅，你毀滅我還能恢復，我想恐怕只是如此。這個話與剛才提出的兩個原則有密切的關係。

底下講我們提出來的注意點，我們恐怕要在這兩方面預備，注意。那兩方面呢？一面我們當真要抗敵，就要加強政府統治的力量，這個道理很明白，要對外的時

候，非加強增高政府統治力，沒有法子應付環境，因為要應付環境，必需要能够敏捷，敏捷必需要政府的統治力量來作，當真要抗敵的時候，恐怕一切的話，都不要講，惟有想法子來加強政府的統治力量，這是一個注意點！應當在這裏做工夫。

還有一點，這一點從剛才加強政府的統治力量來說，也可以說是兩回事，也可以說是一回事，這一點怎樣？就是增厚國民抗敵的情緒與能力，這一點跟剛才加強政府的統治力量，可以分開說，而實在也不必分開說，實在不是兩回事，也可以看作一回事。這個話底下我們可以看出來，現在我們姑且認作兩個事情來說。我們需要兩方面作工夫，一面加強政府的統治力量，一面增厚國民抗敵的情緒與能力，如果現在，我們來作的時候，那嗎，也許在剛才所說的，我們有限的兵力之外，還有無限的兵力，或者可以持久。這個主要的就是加強政府的統治力量，增厚國民抗敵的情緒與能力，底下我們就分開來說。

一點就是所謂政府統治力量的問題，這一點怎麼是必要？我們稍為想過去

幾年的國際環境，過去幾年國際對於我們的壓迫，我們不能夠解除，而且一天一天加重的原因在什麼地方。日本這個國家跟中國同樣的是受世界大交通的影響，受西洋人的刺激，受西洋人通商的壓迫，在幾十年以前，三十年四十年以前，日本的國際環境，並不好過我們，而日本能夠慢慢解除國際的壓迫，能夠解除國際的枷鎖，其理由很簡單，就是因為日本從明治維新以來，政治安定，政府比較有力量，是一個統一的政府，因為這個原故，所以他能夠修改不平等條約，能夠廢除不平等條約，能夠應付國際環境。反過來說中國，中國恰好是國家不能統一，國家不能統一，便沒有力量來對外。政權分裂，所以在國際上沒有地位，當然也就沒有辦法應付國際的壓迫。我們試一回想過去的失敗，過去的吃虧的地方在那裡。可以說過去的吃虧，就是因為政權的分裂。我們看清楚了過去的失敗在政權的不統一，那就需要加強政府的統治力量，這個是再清楚沒有的

一個道理。底下不是問旁的話，不是問政府的統治力量該加強不該加強這個問題，

只是要問怎樣可以加強政府的統治力量？我們既然認定要加強政府的統治力量，我們就要來想辦法，想一個適當的辦法，我想很清楚的要從兩方面來加強政府的力量，加強政府統治的力量。

一點就是政府必需能夠得到多數國民的支持，多數國民在後面支持政府的政權，多數國民跟他作後盾，然後這個力量才能夠強，假定政府沒有得到多數國民的支持，恐怕是沒有力量，這個理由很明白。可是這一件事情很難作。要怎樣來作？就必需需要讓我們社會裡邊，中國國內，把現在種種不通的情形，上下不通的情形，要打破要掃除，一定要想法子能夠融通上下之情。現在的情形，實在是隔閡，我所說的隔閡，並不是講智識份子的這個主義，那個思想跟中央與國民黨不能相通，我不是說的這個，我說的上下不能相通，是說政府，此刻的政府，不但是中央政府，乃至於省政府，實在是跟農民，跟鄉村的痛癢太不相關，他不能夠跟鄉村跟農民同一個痛癢，所謂上下不通，就是這個痛癢不通，根本不相關係，政府沒有得多數國民

作後盾，彼此的感情，並不相通。如果彼此感情不相通，像現在這個情形，政府與國民，政府與社會都很隔閡，恐怕不能抗敵。這個國民是指的真正國民，不是指的少數分子，不是指着我們，是指着農民。上下的感情不相通，彼此不生關係，這樣恐怕沒有法子抗敵。這是加強政府力量裡頭的一點，要注意的。

第二、不但是上下的感情要相通，國民與政府，政府與國民，要能夠互相生關係，而最重要的，是系統與機構，要有一個系統，也要有一個機構，沒有系統，沒有機構，而只是有感情，沒有用的。國民得到政府的幫助，政府運用國民，第一需要感情相通，痛癢相同，這是根本不可少的，第二這個系統，機構，尤其是不可少的，假使上下有了痛癢相同的情形，政府得到了國民作後盾，同時上下有系統，有機構，條理，組織都有，這樣弄起來，我想一定有辦法，所謂加強政府的統治力量，恐怕要由這兩方面來作，關於加強政府力量的話，暫且說到這裡。

底下再說第二項，第二項就是增厚國

民抗敵的情緒與能力，這一點剛才我說過，要抗敵必需在有限的兵力之外有無限的兵力，所謂能夠持久，這個要靠國民，要靠多數人，這一點格外重要。如果在這一方面，自相殘殺，不識國家與自己的關係，從這一方面來看，我們覺得抗敵很危險。我舉幾個例子來說，就是在北平郊外有兩個大學，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一個叫做燕京大學，一個叫做清華大學，當着國際問題緊張的時候，學生很激烈，自動到鄉村去講演，希望民衆必要抗敵，當你說的時候，鄉裡的人不開口，等到開會遊行散了，單獨到鄉裡去談話，有個鄉下的人跟學生說這樣的話：誰來以後，不要我們種地嗎？誰來作朝廷，不要我們種地嗎？反正我都是種地，那嗎，就是日本人來了，未必不要我們種地？他也需要種地的才行，我們是種地的，中國人作朝廷，我是種地，日本人來作朝廷，我還是種地，他也還是要我們種地。這個話，這個情形，雖說不是普遍的。不過這個實事是有的，這是一件事情。

還有一件事情，可惜此刻沒有時間說

得那樣多，又沒有親身經驗，不能說得那樣親切。什麼事情？就是在熱河抗戰的時候，熱河離北平很近，北平的青年很熱心的工作，簡直參加到熱河裡邊作義勇軍的工作，我有一個朋友，是廣東人，叫楊慶堃是燕大畢業的學生，他此刻在美國，這個人身體非常之好，真是有血性的青年，他就跑到裡邊作這種工作。他後來把在裡面作工作所看到的情形，作了一個報告，這個報告，不能公開，因為有許多事情真不堪告人。我今天舉兩件情形來說，一個就是義勇軍自家鬥爭，往往因一件小小物事便鬥爭起來，例如我有一匹馬在這裡吃草，說是把他的草吃了，他的馬就沒有草吃，就起鬥爭，隨便一個小問題，就打仗，這是一個問題。還有一個問題就是鄉下人，日本還沒有來的時候，就預備好了日本旗。這個是實事，你看這樣的國民能不能夠抗敵？決定不能夠。這個也不能全怪鄉下人，當時熱河的省府湯玉麟太壓迫人民了，他種鴉片烟，賣鴉片煙，無理的壓迫民衆，人民本來是一字不識，什麼智識都

沒有，而政府這樣的壓迫，他與政府一點感情也沒有，他怎麼知道他是中華民國的國民，什麼叫做政府，與政府一點感情沒有，日本來了只好掛旗歡迎。這是我那個朋友說的。我現在再舉一個比熱河更近的事情，這是什麼時候？就是李守信到察北，佔據察北六縣，這六縣的地方失了，簡直是無聲無臭的，這六縣除掉以後，誰也不說。我聽到當時的情形，就是李守信從多倫那裡開過來，恰好察哈爾把這地方的隊伍撤到張家口，張家口距察北，不是六十里就是九十里，隊伍剛剛撤退，李守信便開起過來了，那時城裡頭慌了，怎麼辦？怎麼應付？大家開會，縣長不能守城，走了，地方上的人開會商討怎樣辦？出城歡迎嗎？最後結果，商會的代表與各法團出城歡迎，因為沒有辦法，你不歡迎也是要進來，那進來就會毫不客氣的。歡迎也許秩序稍為好一點。沒有力量，絕對不能抵抗的，討論的問題就是歡迎與不歡迎，結果還是歡迎，這個是實事，是很近的事情。我說這個話的意思，就是證明如果不能

增厚國民抗敵的情緒與能力，事前沒有作

這個功夫，而只是說抗敵，開口抗敵，閉口也抗敵；單是在報紙上，雜誌上抗敵，是沒有用的。我想不實際做工作，而空口的喊，恐怕事到臨頭，這個喊的人也是會跑的。

還有一點，就是日本人這樣說，他說中國人現在不承認東三省熱河是日本的，是日本拿去了的，我們不必爭是日本的，中國的，滿洲國的，我們不要怎樣來爭論，幾年以後我們用國民投票來決定，看看國民到底願意歸中國嗎？還是願意歸滿洲國？他說他敢相信投票的結果，一定是歸滿洲國。日本人講這個話，沒有旁的道理，就是鄉下人對於國家沒有感情，亦是國家對於人民沒有好處，無從生出感情來。假使日本軍隊駐在熱河比較中國軍隊駐在熱河土匪少一點，負担比中國軍隊駐在熱河輕一點，我想一定要投票歸滿洲國，不投票歸中國。所以剛才我們說這個話：加強政府的統治力量，增厚國民抗敵的情緒與能力，這兩點不是兩回事情，而是一回事情。要是政府能夠得到國民作後盾，一定就是國民抗敵的情緒與能力已經增強；

國民抗敵的情緒能夠增厚，也就是國民與政府上下下的情緒相通，一定是能夠痛癢相關；這不是兩個事情，而是一個事情。如果不能解決政府與國民的隔閡打破彼此不相關的這種情形，甚至於多數農民還受到政府的禍害，那嗎，決沒有法子抗敵。一定要通上下之情，才有辦法。這個所謂上下，不是政府與國民，所有中國的各方面，類乎工商業與農民，類乎有錢的人與沒有錢的人，以及一切的人，還是有這個問題，還是感情上右矛盾，有不能十分一致的地方，都要想法子勾通，想法子使大家能夠相親，才有辦法。如果大家彼此不能夠相親，絕對不能夠抗敵，在敵人來了以後一定會各自逃生。很簡單的一句話，如果要對外能夠抗敵，一定要大家的感情能夠相通，而現在中國社會裡頭，就是感情不能相通，尤其是政府與人民這個感情不能相通，這是頂不得了的事情。所以說到增厚國民能力這個問題以後，也是兩點：一情緒問題，一就是剛才說的統治力量與系統與機構。

現在說到國民，要國民有應付國難的

能力，這就是所謂要靠社會的機構，要靠社會的組織，要大家有條理；沒有條理，沒有組織，不成系統，或者機構不靈敏，那嗎，就沒有能力，所以對於國民的組織訓練，是必要的。能力問題，完全看訓練，所謂訓練不一定什麼軍事訓練，所謂訓練，就是集團行動的訓練，就是在人多的時候，不要自亂，中國人每人多自亂，能够人多不自亂，人多的時候，還能夠有條理，能够行動，行動還能够靈活，這個就是最好的訓練，這個就是組織。自然是這個組織的習慣，要慢慢的養成，能够出頭指揮的領袖亦要養成；主要的是一個集團生活。集團生活沒有領袖，是不行的，沒有領袖，大家一定自亂。要如何培養出這種人來，就靠下面各鄉村的組織，而這個組織又能够成一個系統，完全的系統，上下相通，政府能够運用農民，鄉村的組織非靠這樣不可，非作這個功夫不可，這個功夫，就是我們所作的鄉村工作。剛才我們的話就是歸結到兩點，一點加強政府的力量，一點增厚國民的能力，這兩件事實，實在很簡單，一個通上下之情，上下

痛癢相關，一點有系統，有機構，農民有組織，有訓練。政府的力量加強就是農民抗敵情緒加强的時候，農民能力加强的時候，亦就是政府力量加强的時候。這兩個事情，完全是一個事情。我們作鄉村工作者所用的功夫是什麼？就是通上下之情。我們苦於鄉村沒有人管，我們就是要把農村的痛苦宣達出來，讓大家注意，大家在這裏下功夫，要想法子解決。還有一點，就是訓練，這一種訓練農民，組織農民，實在是廣義的教育功夫，但是這個教育，沒有法子當成教育來作，一定要從政治來作，一定要解決這個組織問題，那就要解決許多法律制度的問題。大家看看講抗敵的時候，我們這個不是能夠積極應付敵人的，這個辦法不能應付，中國就不能夠應付，中國一定要靠飛機大炮，這個是不能夠的，這個根本不能夠應付敵人，只有剛才講的兩個原則，我們只有靠持久，靠無限的兵力。我們要在敵人毀滅我們以後，能夠容易恢復，我們要容易恢復，就要農民有訓練，有條理，否則的話，敢說不待敵人毀滅我們，我們自己都要毀滅。怎

麼自己會毀滅？土匪風行，大家自亂，人多自亂，就是自己毀滅自己，自己打自己，自己糟踏自己，這個就是沒有訓練，沒有條理。在這個危難當中而能够有條理，有辦法，建造自己，在必要的時候，讓他來破壞毀滅，毀滅以後，容易恢復，中國這個大社會，要這樣，那就要作鄉村工作，而散漫的農村，一點組織也沒有，這有什麼能力，所以要國家有力量，就要上下勾通，要有系統機構，這是抗敵的根本問題，根本的工作。若舍此以外，而講國防修軍備，這個是來不及，不能抗敵的，那嗎坐在屋裏頭喊抗敵，報紙上，雜誌上喊抗敵，更是沒有用處。歸結的話非到鄉村不行。我們的鄉村工作，就是為的抗敵，挽救中國危難，非作鄉村建設不可，所以希望大家相信鄉村建設，努力鄉村建設。

### 地方自治與民衆組織

高贊非著 每冊四角

鄉村書店發行

## 從講國恥史略見到的民衆潛力

徐洋聲

在國際風雲幻變無常的時期，誰都感到中華民族也要挺身投放爲自身爭生存的這一炮，實在說非挺身投放這一炮，整個民族就恐怕不能生存。不過這一炮的重量與夫投放這一炮的人，我們要認識清楚，能負荷其責而不至憤事者是誰。是某一部份要人嗎？是某一部份軍隊嗎？是某黨某一派或某一地域的民衆嗎？所說的一切統通不是！四萬萬五千萬的堂堂華胄是整個的一箇體系，整個的領土要屬於整個的民族；不是某一部份人所可奄有，亦決不是某一部份人所能夠盡其衛護之責。我們反觀一下，自從「九一八」事變以後，我們對於所謂友邦之應付，大概不外三種方式：即是不抵抗假抵抗和局部抵抗。不抵抗的結果，號稱寶藏的東北三省，淪亡在人家的手中；假抵抗的結果，所謂天然屏障的熱河又斷送在敵人的炮火下；局部抵抗的命運，說來更是慘而又慘，以十九軍的血肉，換了一個上海協定；二十九軍的士卒頭顱，賺了個塘沽簽定。換句話說

；就是換了個城下之盟。這實足以證明不抵抗假抵抗固然喪失領土，有辱國家；即是抵抗而出於局部，亦終不能持久。要樹起民族嶄新的旗幟，那自然要四萬萬五千萬的同胞都起勁了。尤其要靠佔百分之八十的農民的組織力量，來負荷調運這一炮的重量和投放。

我們平常也說過：鄉村建設事業不是永久擔任在我們的肩頭上，而是要同農民打成一片作整體的邁進，必須普遍地喚起鄉村民衆，使他有紀律有組織亦有頭腦，自動地起來幹創造自身生命的事業，以振興國家，活躍民族，那就是要把民衆的潛力透發出來，叫他自家去順用。不過有人

戰事爆發之後，深恐宵小之輩出而滋事，尤其漢奸活動亦足以爲害地方；對於地方秩序之維持，後方軍需之運輸，非藉民衆的力量防範供應不爲功。但頂緊要的一點，就是啓發民衆的潛力使之靈活運用。再就防空來說，積極防空，固屬政府，消極防空，則屬於國民。肯定的說，國家的武力與民衆的力量相依爲命；非國家武力不足以言進攻，非民衆力量不足以言保守。要民衆有組織是當前的急務。

也在懷疑救國家是要人的事情，某一部份智識份子的事情，民衆不過使其由之罷了，這實是大錯特錯！我們從戰爭上看，將來的國際戰爭，恐怕不是固定一隅的戰爭，要出於散防或游擊一途。中國的常備軍也不過二百萬，以這樣大的土地邊幅，以有限之軍備填防，恐怕僅供游擊之用。但

但是民衆潛力如何去發揮，使他合成一個力量向着一個目標進行？那當然就是訓練民衆組織民衆了。在去歲的綏遠抗戰中，民衆的偉大的力量已明顯的表露出來。記得報載有一個敵人的間諜，要到興和地方去測繪地形，中途迷路，恰巧遇到了一個笨頭笨腦的農夫張子清。這間諜便叫他領路，同時給他五十元票洋。如果回到大清溝再給他一千元，張子清卻領他到興和縣的保安隊，把他正了法。這個拙笨的農夫爲什麼不貪圖一千塊錢，竟作出驚天



動地的事情來？就是因為他受了訓練。綏遠抗戰工作證明了中國的老百姓個個都可以作英勇奮壯的戰士，假如我們肯給他們一種政治訓練和軍事訓練。筆者是在鄒平從事鄉村建設工作之一員，可以把鄒平訓練民衆的方式作一簡略介紹：鄒平訓練民衆的方式是全縣的村學及村立小學，於春夏秋冬兩季都舉辦成人部，其組織是：村理事村長爲成人部主任，村學教員及村立小學教員爲民事教官，村組長擔任隊長或軍事教練官，其餘已竟受過相當訓練的會員則充導友。功課有公民、識字、軍事訓練、唱歌。在公民科內，包括鄒平實驗縣工作概況、國恥史略、防空常識、衛生常識、中華民族故事，非常時期國民應注意之事項及土地陳報等。其公民科之用意在先充分使其明瞭現在中國所處之地位與夫當前每個國民應如何辦。尤其講國恥史略，更期其明白中國與友邦之關係，我們應該對友邦採什麼態度。

我當着授國恥史略時，發現了中華民族的真正偉大力量，中國領土之不墜民族之重光，皆基於此偉力之膨脹。我記得

講「九一八」事變之夜，我不知怎的熱血也祇是奔流，聲音也無形中深沉有力，覺得自家的臉色好像在變，身體各部也好像在變，馬上看到成年部各個學生形色都在變，都在激昂着。這時我聲音突停霎時，彷彿聽得每個人的心弦都在突突的顫動，活躍，鼓動，其餘甚麼聲音都聽不到，直到我走下講台之後，他們始放聲說了一句「××人真氣死我也。」我也曾舉行一次測驗，題共二十道，內中有一道是「××這個國家你感覺着好不好？爲什麼？我們應該怎樣？」其他問題答不上的很多，但是在這道問題裏，四十多個成年學生却是答的一致；而且在答題時，精神特別激昂，嗓子特別尖銳。都是說：「不好！他壓迫中國侵略中國！我們要拚命抵抗團結抵抗！」就這次經驗告訴我們，中華民族不是不可救藥，亦不是衰老頹廢，根本不能救藥；彷彿他是汪洋一片大海，投一石塊，雖激起一層縐紋，不久就從容涵滅，但一旦狂風暴作，他就捲浪騰空而下，其力猛不可當。我們要認清楚，民衆的力量，具有無上的威靈，此刻要求生存要爭取民

族最後的勝利，祇有全國總動員始能作澈底的抗爭。也是我們鄉村運動者握此關鍵用力的時機，要下最後的決心與澈底的覺悟，去組織民衆訓練民衆，任何創痛，任何艱難，我們都不怕！祇有這種工作，才能啓發出民衆的潛力，保證我們民族歷史的重光。



一、本期發稿之時，適北平附近被日軍砲火猛攻之候，梁漱溟先生講的這篇「我們如何抗敵」，正好說明我們的態度與作法。希望正在從事鄉村工作的人再細看此篇，以堅定其工作的信念；其他的人也把這篇講演用心一看，由於真的了解來共同從事於根本有效的抗敵救亡工作。但本文未得梁先生親自圈改，詞句容有異發晦澀及不甚洽當之處，尙望讀者不以辭害意。徵祥君所舉出的幾個「非常時期國民應有的態度」，都是很要緊的，望讀者注意。徐啓聲先生的一篇「從講國恥史略見到的民衆潛力」，也讓我們看了更增自信。

二、古來的窮文人每歎「字不堪貧」。吾人處茲國難危局，雖投筆有志，而藁乏未能，每於編稿既竣之餘，輒與「字不堪戰」之歎！茲者前方將土方爲守土衛國與敵人肉搏，爰由編者發起募捐運動。徵希各地社員及讀者踴躍輸將！濡羽救焚，雖難戡叢林之火，聚沙成塔，容不無一篑之功。

## 江蘇省農民銀行參觀記

李炳彝

江蘇省農民銀行印入余之腦海已久，蓋五六年之前，友人楊君，曾任該行經理之職，每自楊君談話中，或書函中得悉該行之情況，最近三四年來，余負友海外，楊君復另有高就，該行消息，乃無形中斷。然余對於該行之關懷，猶未異於疇昔。

此次自魯南歸，特於六月二十二日還往鎮江江蘇省農民銀行總行參觀。晤該行經理侯厚培先生及襄理胡翰新先生，侯先生學問淵博，著有農業金融論等書。余欽仰已久，今獲晤面，欣幸奚似。胡先生襄理該行行務，已歷多年，人極謙和，且富於經驗。承其殷勤招待，導往各部份觀光，並蒙指示種種，獲益殊非淺鮮。爰就管窺所及，聊作介紹於後。

### 沿革

蘇省在孫傳芳時代，曾征二角畝捐。迨民十六孫傳芳失敗，國民革命軍入蘇，當時何敬之先生鑒於各地人民備受苛捐雜稅之痛苦，及畝捐徵收之糾葛，因電蘇省當局妥籌善法。是年六月九日蘇省建設廳長葉楚傖及財政廳長張壽鏞乃會同提議，

將孫傳芳時代經徵未完之二角畝捐，改作農民銀行基金，繼續徵收，以寬化苛政為良政。凡前孫傳芳時代已納畝稅者，改收農民銀行基金不再繳納；而其未徵收畝捐之縣分，補徵畝捐，以充農行基金。約經一年之籌備，江蘇省農民銀行乃於民國十七年七月十六日正式開幕。

### 組織

江蘇省農民銀行，為我國首創之特種銀行，一切設施，均屬創造，無所依循。該行歷年以事實上之體驗，逐步改進，現在已臻完備。此次閱該行新修正之章程，（係本年四月間經財政部核准者）關於該行組織方面，可分行政與監察兩大部分：行政部分以總行為最高機關，下設分支行處，辦理業務。總行總覽全行事務，並直接監督指揮各分支行處，遇重要事件，則商承監理委員會議決辦理。總行設總經理一人，副經理一人至三人，襄理一人至三人，必要時得設專員若干。總行內設總務、業務、稽核、發行、人事、五科，及農村經濟調查室。各科設科長一人，調查室設

主任一人，各科室得分股組辦事，每股組設主任一人，辦事員助理員若干人。監察部分為監理委員會，以委員九人組織之，其職權如左：

- (一) 保管基金
- (二) 監督業務

### 基金

江蘇省農民銀行之基金，由孫傳芳時代經徵未完之畝捐撥充，已如上述。此項畝捐，民衛等田每畝徵兩角，蘆田每畝徵一角。所有孫傳芳時期已收之畝稅准農民以收據作抵。此項基金總額，依據江蘇省各縣田畝計算，應得一千萬元。惟因各縣中有遇水旱兵災，或民窮財盡尚未帶徵；或為雖經帶徵已為孫傳芳困守江北時提作軍用者；或因各縣政費竭蹶，以農行基金暫為挹注至今未能清償者。經該行歷年之清理，截至上年度為止，實收基金已達四百萬元。然距其預期應收之總數尚遠。

### 營業

江蘇省農民銀行以調劑農村金融，發展農業生產兩大宗旨為標的，農本、儲押

、運銷、三種連鎖放欸為該行調劑農村金融之主要業務，更輔以鄉村匯兌調節都市與農村之金融連繫，鄉村儲蓄吸收農村游資，信用證書溝通內地信用，並代辦運銷以暢農產之流通。按該行二十五年業務報告，各項營業均較往年為進步，足徵該行服務農村之進展。

去歲農產預測豐收，農民咸以豐收成災為隱憂，蘇農行為防患於未然之計，努力推進農倉之設立，一年間增設之農倉，凡一〇六所，良以農倉儲押農產，足以平衡市價，去歲農產出新，市價不見狂跌，雖物價增漲之因素甚多，而農倉要亦其中之一端。近年我國農產不能流通暢達，飽受產地市價之桎梏，識者咸以溝通運銷為救濟之道，該行自民二十三以還，即成立農產運銷處專事推進農產之運銷，去歲復促成全省運銷合作社聯合社之成立，以奠農產運銷網之基礎。至農本之供給，該行辦理有年，以合作社為放欸對象，務使農業生產，悉與以資力之扶助。

按二十五年蘇農行業務報告，該行營業範圍已較前擴充。茲將該行擴充營業範圍之情形分述於後。

### 1. 鄉鎮辦事處之廣設

蘇農行為營業之發達，漸向鄉鎮推進。原以代理處為鄉鎮服務機關，惟代理處範圍過狹，已不足應付農村之需要，該行為加強鄉鎮活動流通農村金融起見，爰將原有之代理處一律改為鄉鎮辦事處。其未

生產兩大使命，在章程上，規定以貸欸於農民所組織之合作社為原則，故合作社之組織成為該行放欸唯一之對象，亦即實現該行所負使命之重要手段，而合作社之興替，以及健全與否，無不與該行所負之任務，息息相關聯。

蘇省合作事業，發軔較早，起源於民國十七年；當時以江蘇省農民銀行之創立，合作社得到金融上之援助，以故合作事業之進展，較其他各省為速；年來經各方面之不斷努力，遂得普及全省各縣。而蘇農行以調劑農村金融之立場，對於合作事業之推進，復無時不在作猛勇不斷之努力，如合作社放欸之推進，產銷合作之倡導，合作購買之協助，在在皆足促進蘇省合作事業走入光明之坦途也。

### 2. 鄉村服務員訓練班之舉辦

蘇農行於去歲舉辦鄉村服務員訓練班，招收高中農商師範各科畢業，而有一年之服務經驗者，或鄉村師範畢業而有兩年之服務經驗者。予以六星期之課室訓練，三星期之鄉村實習，講授課程分：合作概論，合作經營論，合作法規，合作運銷，農倉法規，農倉實務，農業概要，銀行簿記實習，農業金融，商用算學，及珠算等十三門，均聘任專家担任教授。訓練及實習期滿後，分別派往各地該行鄉鎮辦事處，或農業倉庫服務。

### 合作事業

蘇農行負有調劑農村金融與發展農業

### 尾言

余此次參觀江蘇省農民銀行，時間倥忽，不免疏漏。以上所記，僅其大略而已。惟該行經理侯厚培先生，及襄理胡翰新先生，於行務旁午之際，不吝金玉之教，此則余所深感者也。

二十六年七月七日誌於鄞平

## 鄉村素描

### 當塗農村的一斑

沈汝敏

自己生在楊子江的下游，兩岸聳立着如虎的東西梁山左岸的一個「半農業」的鄉鎮上，靠着自耕幾十畝稻田的收穫來維持的一個家庭中。孩子的時候，自己雖然沒有放過牛，或者刈過草；但是小朋友中，都是放牛的。那時候，心裡總覺得他們比自己快活，整天在外面的草地上玩，不像自己一天到晚，老是坐在老椽子上，喊着「子曰」。十二歲的春天，便離開了家庭，跑到都市中來讀書。雖然也到過政治中心的南京，商業中心的上海，和文化中心故都；但每逢暑假或者寒假，總得要回一幢老家。十多年來一年兩度的鄉居，和最近四年的「困守家園」；使我深深的知道了都市和鄉村的絕對不同！故鄉雖然沒有什麼「觀音土」，但是我聽到都市中的朋友們吃大菜，我便會想起二十年大水的時候，以魚蝦當飯的故鄉農民。我也曾經到過跳舞池，雖然自己不會跳，一個人坐在屋

角裡，看着別人一滴一滴的香貨酒，便會想起故鄉農民在農作場上流下來的汗！

圖書館裡「開礦」，或是雜誌攤上拾零，由四年來的鄉居所得到的認識，知道了那些朋友，簡直是「紙上談兵」，「光陰白費」！

「言歸正傳」，我現在把我四年在鄉的所見所聞，報告給關心農村問題的讀者：

這裡農民的智識，一般說來，實在太可憐了！很多連自己的姓，都不能認識！遑論其他？上面要斂費了，聰敏的保甲長，便會抓住他們最大的弱點（不識字），偏偏來一張紙條。這樣的「聖旨」經過私塾裡先生唸給他聽了以後，他明白了這又是要自己血汗換來的「寶貝」，一五一十的拿出村上便造了反。「土差」老爺下了鄉，便是「閻王爺」。農民除了馬上去完糧以外，

還要拿出超過正稅以上的「草鞋費」。然而，縣政府一年至少要出二十次的簽子！

丁槽上的正稅和附加，已經教一般小自耕農叫苦連天！然而，到底是國稅。國稅以外，還有所謂「冊費」。冊費便是「推冊生」（俗稱鄉書）的漁利！

「推冊生」是什麼東西？我不妨來述一述，以資研究農村經濟的學者們，作一個小小的參考。（雖然去年已經裁掉了，但我仍願意舊話重提）

「推冊生」很像居間商人，農民完納田賦，並不直接到縣政府所設立的錢糧櫃上去繳，而必須由這個「鄉書」代辦，原因是：「由單」（田賦通知單）全在鄉書的手中，在沒有開徵以前，這全縣三百四十幾家鄉書，會拿出一筆鉅款，先在縣政府買回這種「由單」。農民完糧，沒有「由單」，櫃上無從查考，非得找鄉書先生不可。除了由鄉書代納正稅和附加外，必須還要給鄉

書先生的「冊費」，（這種冊費，視人而分等第，城區裡執業主鄉區的士紳們，每畝由三分至五分不等；忠厚的農民，便會從一角五至二角八，）和一年兩季的「節米」。（每畝半升至一升）

能夠進城到鄉書先生的家裡，那簡直是「出色的人物」了；「三年不上街，五年不到集」的人還多着呢，一輩子沒有進過城的，也有的是。他們只有懇托本地方的士紳代辦。士紳們的脾氣，向來就是這樣：錢到了自己的衣袋裡，就是自己的。頂多來一句：「他媽的，出了簽子再說」。

地主呢，不用說。按照習慣法：「四六均分」。現在我鈔一張承佃契約在這種「立承召佃戶某某，今憑中承到某某業主名下：本熟民田〇〇畝〇分；坐落〇〇地方。當日憑中言明：春秋二季，請主登場，臨田估作，按照四六均分。其穀自當拋乾淨，包送主倉，不得短少棵粒。自承之後，努力耕種，不敢拋荒田畝，如有不遵，聽主嚴究。」

這裏，我們知道：地主每年可以坐得兩次全部農作收穫物的四成，而且佃戶還

有「包送主倉」的義務，和「不敢拋荒田畝」的宣誓。不然的話，便得「聽主嚴究」。此外，還要拜年送節，不怕家裏只賸了一隻母雞種，也得送給主人家。如此，才可以免得主人「挑眼」！

高利貸不但不多，而且花樣翻新。「借九還十」是最平常的一種，印子錢也很多，這幾年傷兵散養院住在這裏，便發明了一種「日夜複息」的名辭，上午八點鐘借一塊錢，下午八點鐘便要還一塊一毛，明天上午便是一塊二毛一。另外農村中還普遍的有「折錢還穀」的辦法。農民多半是在青黃不接的時候缺錢或者是缺粟糧。高利貸可以肯給你一擔稻子，作算五塊錢，外加一斗利息。等到新的稻子上場，市價一担稻，只值兩塊錢，你得賣稻給他，變成兩擔五斗了，再加上每元一斗的利息，便是整整三担！這還是自己種了幾畝田，才有「恩惠」到你，要不然的話，就這樣的重息，你也沒有辦法借得着。一般可憐的農民，雖然知道這種債，是一灘泥搖椅，愈搖愈深，然而，不借，又有什麼辦法？不借要借，而且還要規規矩矩的送到他的家裏。那末，明年才不致於「借貸無門」。

居間商人的剝削，令人聞之，也是昨

舌的！賣一口豬，需要兩塊錢的行用；買一頭牛，說不定還會五塊錢。市價每担稻子已經是兩塊五毛錢了，但小糧食商人，會跑到你的家裏，無端造謠，說什麼「這幾天行情很壞，跌了幾角錢一担，聽說是洋米進口，將來還要跌呢。你如果缺錢，不如趁早賣些。」忠厚的農民，以為這是千真萬確的消息了，還要說上大半天人情，照兩塊二毛五成交了。錢呢，「交半掛半」；「稻子先厚去。那一半的錢，你得慢慢兒的去「還路債」。

正因為怕「還路債」的緣故，於是有意本的商人，便得着利用的機會了。筆者有一次在離家三里，一個最大的市鎮上的一個雜貨號兼糧食商那裡——這位老闆，非常的「能幹」，只要自己有利，什麼都可以幹！——親眼看到的一件事實：一個農民挑了稻子賣給他（店老闆），他很凶狠而帶着嬌做的神氣說：「市價兩塊五，要現錢，我們有的是；我這裏祇給兩塊三，要賣息下，不賣挑出去！」我們知道，這個農民正為着「要現錢」才來的。沒有辦法，只好給這位有錢而又能幹的店老闆殺一刀！自從十七年大革命以後，農民離村的數目，也就一天一天的在增加着。跑到城

市中去找事，沒有。祇好仍舊回到家裏喫「清風」。餓着難受，只有往壞處想，雖然明明的自己也知道：這是犯法，或者會死的事！但爲着「餓」，權且「幹一次吧」！所以，這幾年中，這「幹一次」的人，也就太多了。政府也并不能怎樣他們，越來越胆大，胆大猶不只「幹一次」了。

「清門」中的弟子，在這裏青年的農民中（當然是失業的人佔多數）也幾乎人人「信仰」。好的，掛上這種「清門」的牌子，可以避免人家欺侮自己；壞的，便是找飯碗的工具。忠厚的農民，看見這些人來了，便是等於家裏有了「白虎星」。至少要化幾文「燒化錢」。不然你就不得太平！

二十年的大水災，「白虎星」咆嘯起來了，政府裏沒有辦法，終於經過全縣的會議：「抓着就斃」。的確是大大的死了一批「瘟神」。然而，這種潛在的勢力，還是在綿延着，且有復燃的趨勢！

大體上說來，鄉村中很少地主。地主都住在城市或大的鄉鎮上，「坐着喫租子」的。自耕農呢，近幾年來，也漸漸的變成佃農了。大水以後，整個農村破產，是不可諱飾的事實，自耕農的田，「掛在旗桿上出賣」，然而沒人買。仁慈的某大人，

便在城裏開了一個「買田公司」。（這個公司祇買得所有權，他的原則是：價錢便宜，租稅很多。其耕種權乃至地面權，仍屬賣主。並不是什麼資本主義的經營）於是，這全縣各鄉的田價，便由這個「公司」開盤。

土地陳報，是前年「能幹」的劉縣長辦的。大概這個劉公有點「門兒」，居然省政府說他辦理有功，嘉獎而又升級了。

現在我們請看：

城裏的所有權陳報人（地主），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田在什麼地方，保甲長替你插在田裏竹片上的號頭，你便無法找着。去問佃戶，佃戶倒很小心，把竹片都挪家來了。某田某號，你便無從查考。怎麼辦呢？好歹聯保辦事處已經由保甲挨戶調查到詳細的存根（佃戶的口供）照樣葫蘆，鈔一張就成。還可以說一句：「同公家所查無訛」。鄉村中的所有權陳報人，雖然知道自己的田，但那些表格，便根本不會填寫！聯保處雖然也有人代填，但你得「拿錢來」。對與不對，概不負責。

各保甚各保的「丘段圖」，真是開玩笑！張家的田，會變成李家的，溝東邊的也許拉到溝西邊去了。「魚目混珠」指鹿爲

馬」。

省政府派來的督察員，真是老於世故，他的口號是：「得過且過」。

這就是辦理土地陳報的成績！

徵民修築縣道，也是上頭的命令。田裏的稻子熟了可以不割，路却是要修的，不然，保甲長會根告你「抗夫」，那你得先摸摸腦袋！

國民常備兵役的命令，是去年七月間接到的。「國家抽丁了」，保甲長，聯保主任，乃至區長，便「吉星臨門」，「發財的機會」到了。士紳的家裏不抽，有錢的不抽，他們的親戚朋友，可以不抽；偏偏把那些「孤子」「一家黨以維持生活的」抽去。那道他們看不懂兵役條例嗎？嚇！「祇有君家放火」！住在鄉村中，最好是「既善且瞎」！

六、二十。

## 小野武夫著 方銘竹譯 日本現代村塾論

每冊一角五分

鄉村書店發行

在日本，由於農村經濟情勢之演變，從來官立制一的鄉村教育機關已多不適宜於近年農民的需要。因此，私人團體所提倡的村塾運動就普及於全國各鄉村，在鄉村教育運動中佔了絕大的勢力。日本現代村塾論，是專就上述村塾運動作詳細的說明，與正確的批判。我們從事鄉村運動的人都應手此一篇，藉作良好的參攷。

# 時事述要

## 日軍進攻蘆溝橋、宛平及北平南郊

日軍藉口挑釁，七日夜十一時許，在蘆溝橋附近演習的日軍，忽藉口有騎兵一名失蹤，要求入宛平縣城搜查。我國地方當局告以可代為搜查，勸其勿入城。並與日本駐北平武官松井洽商，會同派員前往勸阻。甫到，而日軍已用大砲機槍向宛平城東西門同時進攻。

日軍違約節節進逼。九日晨我方派林耕宇，日方派中島，同赴蘆溝橋，與日軍指揮作戰之河邊旅團長等會晤，當經約定：中日兩軍軍隊均往後撤。是日下午我方已如約履行。而日軍則否。十日下午五時許，日軍忽又以大砲機槍向橋身及宛平城猛攻。十一日雙方又口頭約定，仍在無條件下雙方下令復員；但當中國軍隊撤退

時，日軍又開槍，迄晚槍砲聲益密。十二日午又約定雙方派員監視復員；而日軍又於夜十時許向我方駐財神廟軍隊進攻，並由豐台調兵增援。十三日，十四日，日軍更集結合軍兵向北平南郊之南苑大紅門及永定門等地猛攻。

日軍大舉增兵。十二日至十四日，自關外開到天津之日軍，為朝鮮駐屯第十師團全部。又自古北口開入者為關東軍佐藤師團一部。三日內日軍集結華北，約有三師團一旅團以上之兵力。又東京消息：日本陸軍省發佈決由日本內地續派軍隊來華，其第十二師團已奉令開拔。

我方奮勇抗戰。當局抱定不惹事亦不怙事的態度，力求在緊張局面下覓獲和平

解決之途徑。但日軍再四違約進攻，我軍為自衛計，亦不能不與以迎頭痛擊，使其狡計終不得逞。

全國民衆沉着悲憤盡力援助。事變發生之後，各地民衆紛紛電慰志勇抗戰之二十九軍，並發起募捐運動。

日軍士氣渙散。日軍下級軍官及一般士兵多不願作戰，十五日開抵榆關之日兵車一列中，有中級軍官一名，因反對作戰，用手槍自殺，以為屍諫。

最後消息。自冀察政委會宋委員長回到天津後，交涉即在天津進行，截至十六日上午一時止，和平解決之望似已露端倪。惟日本仍在平津一帶繼續增兵，事態能否不更惡化，殊難臆斷。

## 廬山談話會開始

中政會汪主席，行政院蔣院長會同邀請各界領袖人物及各大學校校長教授等在廬山舉行談話，被邀者頗衆，談話分三次

舉行。其首次談話會已於十六日開始。此次被邀到會者，計有北平各大學教授胡適等，上海工商界領袖王雲五等都一百餘人

，此會適在華北局面十分嚴重下開始，其意義當更增重要。聞首次會期原定五日，現因時局緊張，縮短為三日。(漢)

本刊第十六次社員介紹（本社社員陸續在本刊露布）

姓名 通訊處

張一舟先生 堂邑武訓鄉農學校

劉鳳生先生 費縣仲村鄉農學校

陶紹先先生 蕪湖洪家莊黃德寧師附小

黃振鐸先生 江西高安祥符第五農村服務區

時保和先生 臨瀛蔣蔣路郵局轉馬郭溝太北聯小

曹善揆先生 青島雙扶麵粉公司

孔樹藻先生 汶上南旺鄉農學校

呂潤春先生 全 上

國繼祥先生 全 上

王士麟先生 全 上

成驥祥先生 淄川第二區區隊部

田名正先生 壽光王高第七鄉農學校

劉信三先生 全 上

徐方珍先生 濰縣山亭鄉農學校

王德政先生 陵縣第一鄉農學校

周萬里先生 浙江杭州保安處視察室

崔宗濱先生 鄒平第十三鄉鄉學

許之華先生 全 上

本刊爲前方守土抗敵將士募捐啟事

捐款委託 濟南按察司街 鄉村書店經收

此次暴日進犯盧溝橋，宛平及北平兩郊，賴我二十九軍將士奮勇抗戰，始克捍兇鋒，固吾圉。但日方現正忙於增兵運械，足見來日大難尙未有艾。本刊今發起募捐運動，敬希各地社員及讀者踴躍輸將，俾得早日集有成數，匯寄前方，聊助軍實。內地社員及讀者如匯款不便，可寄郵票來，本刊當爲十足兌換國幣。

鄉村運動周刊編輯室敬啟

中國第一流軍事專家 蔣百里先生新著 國防論 濟南按察司街 鄉村書店經售

本書是蔣先生三十年來軍事專攻，六大國軍事攻擊之結晶品。他站在中國國防立場上，對於古今中外的經濟、政治、宗教、藝術與人生觀作一總檢討，而結果告訴我們一句話：中國是有辦法的！其內容有世界國防之新趨勢，國防經濟學等篇，都十萬言，見解深刻，議論精闢，文章優美。每冊實價一元。

本刊投稿簡則

- 一、來稿文言語體均可，務請分段標點，繕寫清楚。
- 二、來稿請寫明真實姓名，住址，以便通訊。
- 三、本刊內容分欄：

(1) 小言、修養與服務、時事述要。(以上各欄不徵外稿)

(2) 論著、世界展望、鄉運論壇、學術講座、鄉運消息、書報介紹、鄉村文藝、工作討論、鄉村問題、鄉運史料、譯述、教材。(以上各欄，歡迎外間投稿)

- 四、來稿登載後，略致薄酬或贈送本刊。
- 五、來稿寄濟南按察司街四十一號鄉村運動周刊社收。

鄉村建設半月刊

零售每冊一角  
預定全年二十期一元六角  
預定半年十期九角

聯定鄉村建設半月刊及鄉村運動周刊者，照定價九折，郵票十足通用。